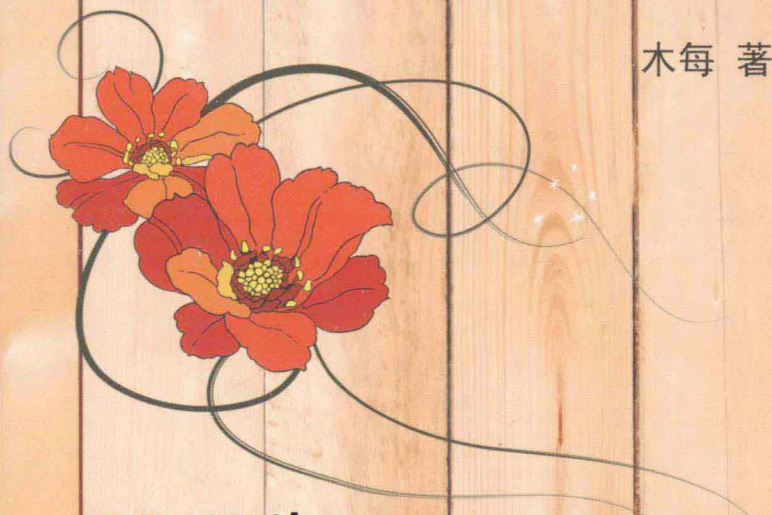


木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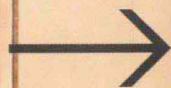


Mu Mei's

木每私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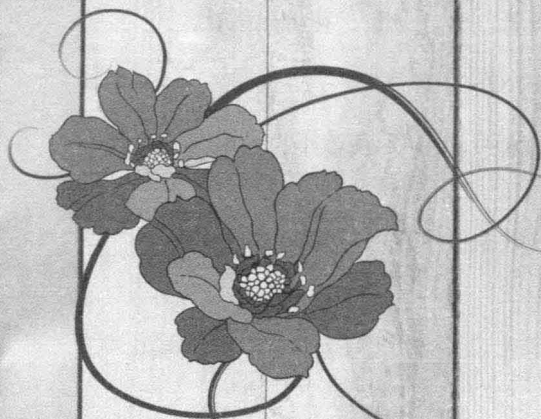
Private Life

尽管我相信爱是一场拯救
但她仍无法把我们从破烂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木每 著



Mu Mei's

木每私生活

Private Life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木每私生活 / 木每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60-6737-0

I. ①木…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034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郑裕敏 刘玮婷 邹蔚昀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策划
yage 雅阁书装 刘玮婷

书 名 木每私生活

Mu Mei Sishenghu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375 1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前 言

当我试图用小说的语言表达自己，欺诈就开始了；然后被忽悠的你们转过身去，一点技术含量没有地再把我忽悠了；所以，各种时候，我都不觉得自己无辜。

当我不知不觉活成一张近四十岁的脸孔时，我就彻底被无辜击中了要害，是，要害不在胸口，不在头中央，在脸上。

这张脸，难以包裹四季暗涌，早晚是该地震的地震，该侵蚀的侵蚀。而关键，这一切，都将被你们明目张胆地看见了。

我一想到被赤裸裸地看见，就无地自容。搽脂抹粉，变换各种姿势，混淆视听，学习各种迷彩染色技巧，换手机，换衣服，换发型，换，换，换，一张裸脸，洗不脱，换不掉。

尽管时间永不给面，我仍然态度端正地老实交代，我正自内向外地衰老，儿女双全，我想恋爱，我喜欢扯淡、八卦，一脸恶俗的样子，在浩然正气之下保持沉默，自嘲一下半老徐娘的无所谓，然后锻炼身体保持可以随时上街呐喊的能力……我给这个起名叫私生活，自私的私，私自的私。

2012年末世情绪泛滥，“木每私生活咖啡吧”冷静开张，无人胆敢断言世界想要怎样，当我立于街角，我就知道我要在这里守候。

你不爱我，就闭嘴吧，如果爱，我就show hand了。时间无限，我的人生有限。

无论我们有多相爱，都逃不出观念的障碍。这个社会随处可见的争吵，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与冷漠，相爱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你我。

尽管我相信爱是一场拯救，仍然不代表我们能够从破烂的生活里走出迷局。

然而，我仍然选择去爱，这天性的本能，哪怕是一场灾难。

大难不死，我就赚了。

木 每 这 私

葡萄牙人麦哲伦是怎么说服西班牙女王资助他航行的？凭这个故事你就能爱上这个男人，变成一个执着的丈夫客死他乡的女主人公，到底我爱悲剧还是我天生即将悲剧。

我必须了结关于悲剧的开始，但是不能遗忘对麦哲伦的热爱。让我来描述一下这个偶像：成长经历给了他大量的航海知识，激发他环球航海探求新大陆的欲望，说不服葡萄牙，就前去西班牙，在那里遇见守军司令，得到赏识还把女儿嫁给他，西班牙女王左思右想，右想左思本来拒绝了他，大麦不容分说，背起行囊准备继续出国游说有钱的国王，结果在路上被绝尘铁骑拦下，于是……最后的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是麦哲伦，葡萄牙，西班牙，还是等待被麦哲伦寻找的新

大陆？

其实我是那个拼命追回麦哲伦把他完璧归赵送到女王面前签约出海的骑士，一路奔波，全是麦哲伦，他梦想实现，世界命运改变，我虽亲身经历，却与己无关。

我每天所做的一切，也许都与己无关。包括假如我爱麦哲伦。

我经常抓耳挠腮地判断善意和无意，假想自己换成对面骑自行车经过的大妈。用经验主义过完一生的时光是最大的浪费，然而你一追求意义，就破坏了当下。

所有关于当下的论断都是一场骗局，你一关注当下，就失去了当下。当下不如档下实际，有人拿着当下催眠不如档下真实可靠，至少是个实物，有迹可寻。

但女人永远是女人，她总喜欢越过障碍闯关，男人用身体闯关获得快感，女人用大脑，女人的大脑都用在各种障碍跑上了。

私生活咖啡吧里的一千枝梅花，越是盛开越像悲剧的图腾，我每天勾啊勾啊，别人吃饭我在勾花，别人睡觉了我在勾花，别人上班我还在勾花，别人谈恋爱我仍然在勾花，万无法想到，我就这么勾出来一场遇见，把自己勾进天罗地网在劫难逃的漩涡。剧情复杂，述说无道。

喧哗的人生，若剥离时空困惑，我与你的距离还剩多远？漫

山遍野的人群，我如何找到你？

你是虚拟的我，还是陷阱里的我？

在他人的地狱里，最挣扎的不是映射你的小，恰是看见自己的大，大到惊人，吓自己一跳，我不是当下的自己，藏着玄机，若被你洞悉，我何处藏身？

狂热地热爱亚麻、麻绳、麻袋片一般的毛边质感，拔河比赛后胜利者随意扔掉的绳子，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就摆出跨界的苍凉，刚刚还沸腾的争抢一瞬间就是逶迤屈膝的乱麻一条，那两端的勇士们，在别处狂欢。

世界随时发生文艺范儿式的忧伤，我们可不可以不热爱？当然可以，闪光灯下我的脸不知何处安放，但躲进黑夜，它可随时高频换台，甚至不需要任何智慧，我们习惯了进化，淘汰恶劣的情绪，配合建设者的蓝图，盛开成一株不刺人的植物。

我矫情地努力恢复记忆史前的自己，但是很徒劳，所有的印迹都跃然脑海，一总结就是情感的累，一还原全是肉身的苦。

一写出来就是纠结，一讲出来都驴唇不对马嘴，没有无法拆穿的谎，没有不恶的爱，而此时，我选择回头，看看我爱过的岁月，洗出来多少副作用，这背负的流逝里，还装着多少你，还有没有缝隙，还能将我怎样。

我是否可以招认私生活里的遭遇，就像坦言某一场无关痛痒的恋情那么轻描淡写。女人好难保守秘密，但女人的秘密一旦刻入骨髓就挫骨扬成灰，不用刻意地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若我踢爆自己内心的软弱甚至是虚弱，我能不能获得救赎？

谁来救我？也许又是另一场迫害，哪怕是无意识的破坏，都足以让人心灰意冷。

干嘛要人为搞得这么复杂，活着很简单，基础的肉身愿望，基本的拥挤智慧，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一生活掉。

我从前的确这么想过，不做那翻云覆雨手，不爱那繁花似锦夜，熬完青春期里的荷尔蒙，我能与己达成和解协议，再不闹腾、不折腾，少一点渴望，听听内心的意见，然后卑微地混过这余生。

卑微是一件很美好却好难维持的德行。我还不成。

每次我无所保留都相当危险，不是我陷入你的地狱，就是你介入我的天堂；每次我都幻化出很多愿望，等待被冷水淋下，即使牙关发抖，我都习惯告诉自己：没什么吧，活着，总要这么爱过，才值得吧。

目录

1 前言

3 木每这私

第一章

3 神秘大叔

15 六天六夜

41 肉身的奴隶

第二章

49 一场恋爱

66 二十四小时

80 床前指导

87 花间往事

第三章

125 男人在干嘛

137 伪命题

目 录



第四章

153 你赢了

164 我输了

第五章

173 倒走

182 无常

190 寻人启事

197 道歉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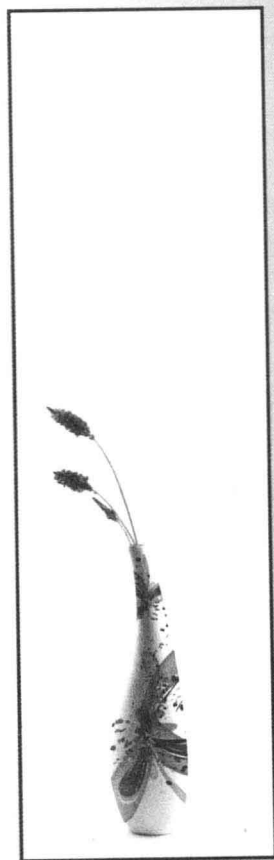
第六章

205 对话

219 一个心理专家和一场电影

221 调整呼吸

225 木每私生活咖啡吧



第一章

chapter 01

人最怕遇到懂你的人，因为他懂，可以随时与你同在，肉身的合二为一，
形式下的后续发展，都变得举重若轻了。

若穿不透时间的城墙，只剩下肉身的妄念，我要那精神徒劳受苦吗？

神秘大叔

我无数次回忆起的那天，很多细节因太过频繁地刻意追讨已经泛黄，甚至磨损了。越想还原越发怀疑，我一直秉承实话实说的信念无时无刻不在质疑我的描述，无限繁琐地表白木每这私，无非是想在故事里能让自己显得合些时宜，哪怕遇到再不合情理的事，至少我的存在尚在情理之中，我不能被我的遇见虚化掉，除了讲实话之外，我已经没有办法证实这一切的合理性。

我就是架着这么一副这辈子都不能摆脱的壳，半游离在广州的生活表面，把自己所热爱的物化情感克隆在木每私生活咖啡吧里。我极少出现，但我无时无刻地在其间存在着。

然后相继有一些朋友来捧场，还有过客偶尔停泊。每周四晚上的咖啡吧沙龙都很热闹，满足我一切八卦虚荣表现欲，我乐此不疲地享受着手工制作的作品还有重工原创的木每式喧嚣，不厌其烦地在文字



与语言游戏里嬉笑怒骂。

王郁斌在《勾搭现场秀》的沙龙上毫不留情地指出，女作家都内心空虚，貌似丰富，其实并无激情。他说的不是所有女作家，他说的就是我，只不过在众人面前留了薄面拉上所有女作家垫被。我调整了坐姿，认了。空虚与没有激情就是硬币的两面而已，再延伸出来还包括：脆弱、匮乏、敏感、游离……

我从不逃避自身的问题，向来以最夸张的自嘲替别人深挖自己的底，可是那天，说实话那天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天，是七月的一个夜晚，一场活动结束，有人留下来在狼藉的座位里若无其事地继续喝茶，我也若无其事地帮着收拾收拾残局，天经地义的人群散去，主人家的冷清后续。

客人抬起头看向我，我点点头笑一笑继续干活，他持续看着我，我只好持续地干活不再看他。持续了也许一分钟也许五分钟也许十分钟，在此期间，我心里一直在猜测，这是个什么人，怎么还不走，这是准备搭讪吗？

我对陌生人的注视并不陌生，很多慕名而来的粉丝，当他面对自己期望的对象和真实的存在时所表现出来的观望和迟疑，与我毫不相关，我甚至对他们的希望与失望都不感兴趣，说一说觉得挺虚荣心存感激，被人喜欢总是个好事，但这些东西一旦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无聊得很，因为你自己太知道你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久而久之，远离被人以为的环境已然变成本能。

陌生人终于开口说话，他说：我想知道你每天都干什么？

我就站在通往吧台的过道上，愣住了。

这是个什么问题？

我看了他一眼，试图从他脸上找到这个问题的真实企图，他为什么对我每天干什么感兴趣，是每天，不是某一天。我要怎么答？或者怎么才能不答？

我那一向自诩聪明的大脑和嘴巴都短路失灵了，黑灯瞎火的一时语塞，他的目光是直线距离地落在我眼前，一瞬间我就惊慌失措了。这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不善来者，方寸之间步步紧逼。

“吃饭，睡觉，睡醒了继续吃饭，”我坐下来，在与他60度斜角的对面，这个角度恰好看得见他的视线，又可以不那么突兀，然后循序渐进地问，“你为什么想知道？”

我已经想不起当时我有没有直视他的眼睛说话，我是从哪一个开始被乱掉方寸的？那是一个清爽而普通的中年男子，戴着简单的眼镜，最大众化的五官被拼在一张整齐的面孔里，没有任何特色，转头就想不起，闭上眼就烟消云散，一双眼可以平铺直叙地隔着镜片毫无遗漏地直达目的地，这超出我对常人的所有经验。

他静静地看着我的脸，不说话。我开始出汗。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于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他在给我时间调整补充、修改、重来？

磁场僵持。

“我很想知道。”他口气很轻，但是斩钉截铁，不容商量。

“为什么？”我倒逼。

“我对梅感兴趣。”



冷场。我站起身走向吧台，我觉得我应当做点什么，倒杯水，或者整理一下背包准备退场，可是我在吧台和后厨转了一圈儿又走出来，什么也没有找到，甚至也没有想好要不要转身离去。

我又鬼使神差地坐回到原来的位子上，调整了自己的声音，问：“你哪个单位的？”

我觉得自从他抬起脸看着我之后，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像锁定目标的导弹系统，肆无忌惮又四平八稳，他可以无视我的问题，继续一眼不眨地看着我。

这场景，每次在回忆的时候，都让我联想起中国的武侠片，高手对决的时候，杀气逼人，扫起满地落叶，更超现实的导演还会安排把长得好好的绿叶子瞬间逼飞上天再漫天飞舞一大圈，配上古琴和竹笛，映着半边云外天，我的小小咖啡吧立即变成虚拟的对决现场，我的士兵出发，轮到他出棋。

他不说话，唇边印着一点点笑意，这么慢节奏的对话，好像演员忘了台词一样，可是明明他脸上写着熟悉的得意，好像邻家学习特别优秀的大哥，善意地哄着你：“我以后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以后”，是的，他的确是这么说的，“毫无保留”，这两个词我一定不会记错，因为我永远会记得，那一刻，一向伶牙俐齿的我彻底哑巴了。

如果我说“不行，你必须现在告诉我”就像一场撒娇；如果我说“好吧，你随便”那基本就是愠怒；如果我还去问为什么就回到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并且，如果我什么也不说就是接受。任何一种带有情绪的接招都是漏洞，要么接受，要么陷入情绪，授对方以入口。